

壯志未酬身先死

戴笠猝逝之謎

· 編 者 ·

死亡原因撲朔迷離

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雨農），於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墜機身亡，他死時五十歲，論者惜之。究竟是什麼原因墜機的？至今眾說紛紜。戴笠之死，撲朔迷離。中華電視公司記者劉奇偉為此曾訪本誌創辦人王成聖教授，王教授因時間關係，未能詳細分析評述有關報導之可信度，僅將本誌出版有關戴笠生平事跡、文字圖片提供華視新聞部報導，參考研判。本誌先後收到有關戴笠死亡內幕秘密文件多篇，茲特隆重刊出大陸作家吳湘匡、本誌撰述委員汪清澄教授及大陸問題專家唐柱國教授的作品，並

附有關人員的圖照，敬請讀者諸公指教。

最近發現的內幕說法

· 吳湘匡 ·

和金壁輝生死有關

曾在中外雜誌長期撰文的作家趙掄元將軍（編者按趙將軍已於年前病逝美國）曾撰有戴笠死因新說，內容要點如後：近年發現一種極機密的內幕說法，說戴笠之死，既非命中注定，亦非人為疏失，而是內部謀殺，並與川島芳子的生死有關，這一極機密的內幕消息概要如下。

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勝利，北平組設肅奸委員會，以軍統局高級幹員、時任北平市民政局長的馬漢三為肅奸會主任。

馬漢三到任後雷厲風行，所謂政治漢奸、經濟漢奸……不一而足，弄得人人自危。馬漢三利用權術，酌情賣放；據說某巨商送

馬漢三十八尊金羅漢，每尊黃金五百兩，共計玖仟兩，得以無罪釋放。

肅奸委員會逮捕了日軍大特務金壁輝，她就是婦孺皆知的川島芳子，川島不愧是神出鬼沒的特工長才，她囑咐一位有力人士（據傳是一個美國情報員名叫白勞德），獻出了許多名畫古玩，內中還有一柄寶劍。提起那柄寶劍，頗富戲劇性：原來此劍是遠在一九二八年北洋軍閥孫殿英盜竊東陵墳墓時在乾隆皇帝的棺槨中所得。據說，此劍削鐵如泥，吹髮可斷。當年孫殿英曾託馬漢三將此劍轉呈蔣介石委員長，馬漢三見「劍」起意，私吞未報。迨「七七事變」，北平淪陷，馬漢三奉命滯留平津，做地下情報工作，不幸為日軍偵破，被捕下獄。馬漢三經上述寶劍賄賂日軍團司令福田隆吉，得以釋放出獄。後福田因案奉調回國，不敢帶此贓物便將該劍交與川島芳子。抗戰勝利，川島被捕，又以此劍賄賂馬漢三，馬見「完璧歸」，「故劍」情深，不勝之喜。經與白勞德研商，擬以川島為日籍人氏，應隨日俘遣返日本，

由盟軍總部審理，並將川島隔離拘押，另案辦理。

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戴笠乘飛機到了北平，馬漢三殷勤接待，行館設於什錦花園。戴笠審閱漢奸名單，不見金壁輝其人，深感詫異，轉詢馬漢三。馬漢三察秋毫，竟會首先問到金壁輝，匆促之間便吞吞吐吐說道：「金壁輝是日本籍，似宜遣返日本，另行拘押，未列入漢奸名單。」戴笠聞言怒道：「金某純粹是中國人，罪大惡極，怎麼遣返日本？」繼想此事恐有蹊蹺，夜長夢多，當即要馬漢三打電話，立刻把金壁輝押來，要親自個別談話。馬漢三毫無週旋餘地，只好遵辦。

馬君自知行藏敗露

金壁輝見了戴笠，以為馬漢三早已疏通妥當，就一五一十，原原本本，把前後經過說了出來。戴笠聞言，非常憤怒，立命隨行的人事處長龔仙舫，去向馬漢三說明：金壁輝絕不能作日俘遣返，所收賄物，均係在中國劫掠而來，應全部沒收，呈繳國庫，並要把那柄寶劍隨身帶回。馬漢三只好一一遵辦，並即交出了寶劍。龔仙舫處長為測驗寶劍真偽，見馬漢三辦公桌上疊有銀圓二三十枚，便將寶劍輕輕向銀圓一砍，只見銀圓應聲分為兩半。

馬漢三自知行藏敗露，欺上枉法，罪不在赦，深為恐慌。當夜與他的機要秘書劉玉

珠計議應對之策，劉玉珠說：「現在已是圖窮匕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馬漢三說：「那就把他幹掉！」劉玉珠搖手說：「不可，不可！在你的管區動手腳，麻煩多多，必須如此如此。」馬漢三擊掌同意。第二天，馬漢三高高興興，畢恭畢敬，把金壁輝所送賄物十箱，開列清單，點交戴笠，並請上峰裁示對金壁輝處置辦法。

飛機暗藏定時炸彈

戴笠三月十六日要飛往青島，訪晤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柯克上將。馬漢三特派劉玉珠隨機照料，陪往青島。到達青島，始知柯克上將已去上海，戴笠專機決定十七日飛上海。劉玉珠原擬與軍統局青島站站長梁若節共謀弒上，曾試探口風，見梁若節站長顧左右而言他，不肯搭話；劉玉珠靈敏辨色，知不可動，便絕口不再提起，決定獨自完成任務。經與梁若節站長研究，專機於上午十時自青島起飛，預計十二時三十分到達上海，分別電告上海、北平與南京。劉玉珠聲稱：為策安全，親自上機檢視，趁機置一定時炸彈於賄物箱中，定在十二時三十分爆炸，令人誤認係飛機降落不慎失事。

但是，上午十一時已過，由於接見山東省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將起飛時間一再推遲。這一突發變故使暗中窺測的劉玉珠驚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是一般的

延遲出發時間呢？還是察覺了他們的陰謀？假如出發時間超出定時引爆時間，不但一切計劃均被打破，而且他們的陰謀將很快被發覺，他和馬漢三都將死無葬身之處。就在劉玉珠驚慌失措、六神無主的時候，十一時四十五分，戴笠終於登機，下令起飛。劉玉珠臘黃的臉上這才泛出了點血色。

天候惡劣炸彈起爆

戴笠的專機是由國民政府航委會（領導是宋美齡）撥給的OS型NN號專機，是美國提供的導航設備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飛行的軍用運輸機，堪稱四十年代世界一流飛機，相當安全可靠。為此，戴笠於十七日上午九時決定，專機十一時起飛，並告訴飛機師多備油料（達八〇〇加侖）。戴笠考慮，萬一上海龍華機場天氣條件過於惡劣，不便降落，則可以轉降南京機場，或直飛重慶。佈置完畢，戴笠還興致勃勃地說了句「老天爺幫忙！」。

戴笠乘坐的NN號專機從天津滄口機場起飛後，即遇大霧。飛不多久。經與上海龍華機場聯絡，說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氣候惡劣，該機不能降落。於是戴笠決定直飛南京。飛機到江淮地區上空，正值大雨，雲層很低，能見度差，飛機偏離航線。約在下午一時六分，飛機到達南京上空。一時十三分，當飛機抵達南京市郊江寧板橋鎮上空時，劉玉珠設定的高爆力定時炸彈起爆，飛機頓

時失控，一頭栽倒在板橋鎮以南一座不足二〇〇公尺高的小土山——岱山的半山腰上。由於機上所備油料充足，飛機墜毀後，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燒了二個多小時才熄滅。機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十箱書畫古董，均被燃燒殆盡。

濃霧雨中葬身岱山

自戴笠以下，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極為忌諱的事和數，竟一連串地湊在了一塊兒：十三時、十三分、十三個人於濃霧、雨中葬身岱山。

俗話說：「收人錢財，為人消災。」馬漢三收了金壁輝大批賄物，除呈繳十箱文物外，仍有大批賄物未報，他不能不設法營救金壁輝，他聞知戴笠已死，隨即在獄中買通死囚劉風玲，冒名頂替，於三月二十五日晨六時，槍決假川島芳子劉風玲於監獄院中，真川島芳子即被接出，輾轉去了內蒙古。行刑時只有美國《生活雜誌》的記者和另外一外國記者在場，平津的中國記者，全被拒於門外。

經專技人員在岱山飛機失事地點檢查殘骸，發現炸彈破片，由而推斷並非飛機觸山墜毀，而係炸彈爆炸，亦涉謀殺。

經訊問青島站梁若節，得知飛機在青島起飛之前，只有劉玉珠曾登機檢視，梁若節站長並將當時劉玉珠言語吞吐情形，和盤托出；隨即拷問劉玉珠，經輾轉搜證偵察，費

時兩年，終於真相大白，劉玉珠是兇手，馬漢三是主謀。

但國民黨當局以此種家醜，不宜宣佈，以免影響民心士氣，飭令嚴守秘密；另以馬漢三等貪污不法、抗命違紀的罪狀，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將馬漢三、劉玉珠槍斃伏法。

旅美學人另有說法

汪清澄

戴笠之死，最近又傳出另一種說法，即五十一年前戴笠所乘的飛機失事，極可能和中共及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有關。大陸旅美史學家余茂春，根據美國國家檔案局最近幾年解密的大量檔案，撰寫成「戰略情報局在中國——冷戰的前奏」（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一書，書中指出：中和美國戰略情報局（即中情局前身）在抗戰期間均視戴笠為眼中釘，必須去之而後快。中共殺戴的動機主要有兩點：（一）抗戰勝利後，國共衝突並未因重慶和談及馬歇爾調處而減緩，反倒日趨緊張；戴笠建議蔣介石成立全國警察總監部，由他兼任警察總監，戴並決定在北平成立一所模仿美國聯邦調查局訓練幹員的反間警察學校，聘請聯邦調查局專家擔任講師，以培養反間人才與中共對抗，這所學校預定四月一日開學；（二）美國海軍決定協助國府建立現代化海軍，白宮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向國會提出協建方案，美國海軍部

長佛列斯特、海軍上將金恩和特務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美方首腦梅樂斯將軍均大力推薦戴笠出任國府海軍總司令。

戴笠計畫設立反間學校和可能出任海軍總司令兩件事，均使中共寢食難安。特別是戴笠如任海軍總司令，對中共來說，如同「夢魘」，戴笠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六日在青島為即將離職的第七艦隊司令柯克將軍餞行，翌日搭乘專機飛往上海，飛機即在南京市郊江寧板橋鎮岱山因雨溝墜毀。至於中共特務如何炸毀戴笠專機，因大陸仍未公開此一部分檔案，目前仍無法獲悉其細節，但已退休的美國戰略情報局高級官員表示，該局與戴笠之死具有密切關係。戰略局局長唐諾萬最親信的幕僚卜塞爾（Edwin Purzell），曾面告余茂春，戰略局確曾捲入謀害戴笠。戰略局在抗戰期間為爭取美國駐華各情報單位的指揮權，不僅與戴笠所領導的軍統明爭暗鬥，亦與其他美國機構公開爭權惡鬥。然而，最怵目驚心的是，戰略局曾鋌而走險與延安中共進行情報合作，毛澤東、周恩來一度透過戰略局向華府表達亟願訪問美國與羅斯福總統會談。

美供炸彈共謀掛機

前戰情局首席科學家羅威爾（Stanley Lovell）在其回憶錄「間諜與計謀」（Spies and Stragems）一書中透露，他所發明的一種特殊炸彈（anerometer），極易置於機尾，

飛機飛至離地五千呎時，炸彈即爆炸。羅威爾說，這種特殊炸彈大部分都運往中國戰區，戴笠的專機即遭這種炸彈所炸毀。照卜塞爾所稱戰略局捲入戴笠之死的說法，最合理的推測就是戰略局特務將炸彈交給中共特務以執行謀害戴笠的任務。戴笠的慘遭毒手，一方面證明中共所宣傳的「美蔣特務勾結」的說法，乃是無中生有的統戰伎倆；一方面亦說明了戰略局誤以為去除戴笠即能早日結束中國內戰，從而中了延安的圈套。

「戰略情報局在中國」一書除對戴笠之死提出新的看法外，並詳述和分析戰略局於抗戰期間及戰後在中國所作所為、軍統與中共的情報作業、英國情報組織在華動態，以及中外個別人物的情報活動，其中包括不少過去從未透露的內幕。

中共一向片面強烈譴責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和汪偽政權暗通款曲，並在各地和偽軍合作，而未認真抗日，但余茂春依據檔案史料指稱中共亦非清白，在日軍佔領的華北地區，中共特務潘漢年在南京和上海領導一個龐大的間諜網，與汪精衛政權的特工組織有密切關係，在整個抗戰時期，中共不斷向汪政權的部隊和地方偽軍行賄購買大批武器，甚至連美國戰略情報局亦向中共提供相當數量的裝備（如無線電器材、槍枝和彈藥）及金錢以搜購偽軍武器，這批武器並非用來抗日，而是準備日後與中央軍決戰。有些偽軍軍官乾脆權充捐客，為中共和偽軍拉線，

向延安兜售軍火。

中共充分利用戰略情報局及美國及其他情報單位和中國軍統局的矛盾對立。拉攏美國特務，滲透到戰略局駐華情報站，戰略局特務費正清（即日後任教哈佛大學的中國史專家）大力遊說國務院在延安設立外交辦事處。一九四三年三月，美國外交官戴維斯在重慶拜訪周恩來，向其表達重慶中國戰區情報作業的願望，周恩來立即建議美方在延安設置代表團，美方即在不久派出 Dixie Mission 做為延安觀察團。

中共諜技高於軍統

余茂春在書中舉出非常充分的史料，說明軍統局雖在全國遍佈諜網，但中共特務顯然技高一籌，連蔣中正委員長領導的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及其他黨政軍核心組織，都有共諜滲透、臥底。抗戰期間代表中共坐鎮重慶的周恩來即指揮五千名特務，康生所主持的社會部以及潘漢年、閻寶航、陳翰笙、熊向暉、師哲、陸久之（蔣中正第二任妻子陳潔如的女婿，戰後曾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少將參議）、張露萍、王正元等，都在國共間諜戰中為延安立下「汗馬功勞」。閻寶航前中共中宣部長（閻明復之父）臥底軍委會，官拜中將，利用身分竊取大量戴笠的最高機密電報交給延安轉送莫斯科，其中包括自德國駐重慶武官處獲悉希特勒將進攻蘇聯、軍統電訊破譯小組偵破日本將偷襲珍珠港。軍

統最重要的部門「電訊總台」，竟埋伏了七名中共間諜，這七名間諜小組由年輕漂亮的女特務張露萍領軍，接受駐重慶的葉劍英指揮。陳翰笙本為共產第三國際間諜，組織身分屬於李察·索蓋（Richard Sorge）在上海和東京所領導的間諜網；陳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由莫斯科派赴紐約協助拉鐵摩爾編太平洋事務雜誌，抗戰時，陳翰笙在重慶當英國特務對抗國民政府，被發現後獲英方保護至印度。熊向暉則在胡宗南司令部臥底，向延安提供機密軍事情報。王正元則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擔任蔣中正身邊最機密的「軍話台」（控制蔣氏對外通話）台長職務。

余茂春更進一步指出，和國民政府關係密切的宋家兄弟姊妹，除在美國經商的宋子良和宋子安外，其餘的都深深的介入情報，每個人各自擁有獨立的情報活動範圍，宋慶齡、宋美齡、宋子文和宋謁齡的丈夫孔祥熙都擁有自己的情報系統；因此，宋家成員都不太喜歡權傾一時的戴笠，但在表面上維持友好關係，有時則互相利用。戴笠與宋子文、宋美齡的關係在一九四二年將英國駐華一等秘書凱斯維克所領導的英國特務組織驅逐出境之後，即開始惡化，因宋家兄妹與怡和洋行的大股東凱斯維克家族頗為友善，宋子文與宋美齡視戴笠打壓英國情報人員的行動為挑戰宋家威權。宋子文曾協助軍統在美採購許多先進裝備，不過，戴笠並不特別感激

宋子文，宋子文的親信溫毓慶打算自美返國參與美國空軍的情報作業，但遭戴笠抵制。駐美助理武官蕭勃雖同時為宋子文、戴笠跑腿，實際上蕭勃是軍統的人。

宋慶齡非常左傾，余茂春指出：宋慶齡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全力掩護國際間諜，尤其是許多在遠東活動的共產第三國際特務都在宋慶齡的保護下活動，宋慶齡亦與中共情報組織關係密切。一九四五年八月，戰略局局長杜諾萬（Bill Donovan）準備赴華視察，遠在杜諾萬啓程之前，中共即已知道杜諾萬的行程。八月六日，戰略局特務蕭大衛與宋慶齡舉行七十五分鐘的秘密會談，宋慶齡建議蕭大衛與中共秘密磋商戰略局如何在華北與中共特務合作，蕭大衛接受這項建議；第二天，在杜諾萬抵達重慶前數分鐘，蕭大衛即收到宋慶齡的訊息，稱已安排與中共代表晤面，會商地點就在宋慶齡寓所，中共代表包括王炳南、龔澎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燕京大學出身的龔澎。長相不俗的龔澎為周恩來的秘書，丈夫為喬冠華，英語流利，戰時曾使英美駐陪都記者大為傾倒。龔澎最重要的工作是向美國記者、官員和特務蒐集情報。龔澎在會談中建議蕭大衛直接到延安與毛澤東會談。

「戰略情報局在中國」一書的作者余茂春，一九六二年出生於重慶，畢業於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一九八五年留美，獲賓州史瓦斯摩爾學院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

現於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海軍官校擔任助理教授，講授東亞史、中美關係。余教授表示，檔案的開放不僅有助於廓清歷史的真相，亦可使史學研究避免流於偏向性。他說很希望有機會到台灣看看收藏豐富的國共鬥爭史料，特別是軍統和保密局檔案。

戴笠是死於謀殺嗎？

· 唐柱國 ·

親密戰友追究死因

最近，一位由大陸去美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取得學位的余姓青年學者，著了一冊有關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的專書，其中提出一個新的論點，認為中華民國現代情報工作的創始人、抗戰期間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戴笠，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墜機殉職，實際上是遭OSS與中共特務聯手，在機上放置定時炸彈所致，並明指經手該案的中共諜員，是一九四八年以其他罪名被處決的駐北平的軍統局幹部馬漢三、劉玉珠。這一說法堪稱新奇，筆者多年來也算得是注意蒐集、瞭解這方面的資料的有心人之一，倒是從未聽聞過相關人士類似的推論及猜測。

當然，以案發當年中國情勢的詭譎複雜。任何離奇的事都有可能發生。但是，若戴笠果然是死於謀殺，軍統局（後改國防部保

密局——情報局——軍事情報局）竟渾然不知不覺，或者揪出真兇後卻無所株連，都是極不合理的的事情。筆者生平接觸戴笠「親密戰友」及門生故舊不下數百，深覺其中絕大多數對戴笠有一股發自內心的崇敬，即令是被他以所謂「家法」處分過的也是如此。他們若對戴笠的死因有任何懷疑，絕對會追究到底，不可能任令馬虎過去。若查明馬漢三、劉玉珠是殺戴真兇，那更絕不會槍斃當事人了事，一定會牽扯很廣。雖不說「株連九族」，至少近親、知交無法置身事外。可是事實上馬、劉一案是用很簡單的方式結案的，連同案一道被捕的喬家才將軍也未被處決，喬家才對本案內情完全清楚，他在逝世前在本誌（中外雜誌）撰文甚多，其為人耿介正直，經驗閱歷都稱豐富，若馬漢三、劉玉珠真與中共有關，絕難逃喬家才口誅筆伐，那裡會一再為文替他們公開鳴冤叫屈！

困龍塘裡墜機身亡

軍統舊人幾無不相信，戴笠之死關乎國運，甚至認為戴若健在，中共不可能在大陸得逞。這種認識自不無過多的感情成分，但也不是全無根據、道理。因戴笠長於「用間」，他直接派遣滲透於中共上下的諜員，數量與質量應不下於周恩來所部署於國民政府體系內者。他一去世，這些人員便告斷線，雖在中共裡面逐漸位居要津，也無法發生作用，蔣介石先生作為領袖，無論如何英明，

也處於耳目欠缺狀態，僅此一端，毛澤東、周恩來與蔣之爭，便如一明一暗。第二是戴在之日，對政府本身各部門的監控，足稱嚴密，尤其對於率部在外的軍事主官的防衛，絕不下於中共的「八三四一部隊」，大將儘管在外獨當方面，手握十萬雄兵，但身側近侍或明或暗受控於戴笠，如何來傳作義式的「局部和平」，公然投敵！或者軍、師長階級的「陣前起義」！僅此二端，當知戴笠不死，國共相爭鹿死誰手，尙難定論！

周恩來是很看重戴笠的。他於第一批所謂「國民黨戰犯」特赦不久，請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吃水餃，其中有曾任軍統局總務處長的沈醉。周在席上要各人將各人的親身經歷

如實寫出，留作文史資料，供後人研究成敗興亡。他特別交代沈醉：「你在戴笠身邊那樣久，熟知他的情形，寫出來是很有價值的！」這話分明有對戴笠另眼相看的意思。唯英雄能識英雄，唯英雄能重英雄，周之於戴，正是如此。

戴笠遽逝關乎國運，他墜機時的一連串巧合，也真令人無法不冥冥中有其定數。他的專機撞毀的那座山，就是與「戴」同音的「岱」山；戴笠別字雨農，飛機殘骸散落的那個坡，正名「落雨坡」；戴笠最常用的化名是「余龍」，他的屍體在一個池塘中找到，那個塘就叫做「困龍塘」，你說奇也不奇！

筆者並未讀過余先生寫的這本書，只從報上看到一些片段，因此無法做全面的評論。只是有個別明顯的屬於存在判斷範疇的錯誤，可以指出：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是根據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五日美國國會通過的「國家安全法案」，而於次日由杜魯門總統命令成立的；而OS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廿日由杜魯門明令撤銷，它的創建人唐諾萬很委屈地被安排到陸軍部長助理辦公室擔任無足輕重的職務。戴笠逝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那是OS撤銷之後，CIA尚未建立之前的美國情報組織真空期，按照美國的體制，無人在這時負起謀殺戴笠這種大案的責任。準此，筆者對於余書的這一認定存疑。

中外文庫
之三十四

鐵血精忠傳

增訂再版

喬家才著全書六百餘頁
定價 叁百伍拾元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慕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踪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

全書共二百多篇，附錄戴笠策反奇勳、戴笠的人情味、戴笠感人的故事。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平裝本每册新台幣叁佰伍拾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